袖珍

四書

下卷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
2

文庫11
D 26
2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
[illegible]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

010190550341

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梁惠王之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宣王之十年丁未。齊入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二齊湣王。独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与史記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宜王矣。然考異亦无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月。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万章公孫丑相与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見此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
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雜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
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
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

至處（愚按至字當作聖字）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

馬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

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国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声。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厭食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尽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此言仁戈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戈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戈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戈而无求利之心。則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戈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私也。循天理。則私也。則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之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里之鄙。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歟

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利吾国。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人之始也。夫子罕言之。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戈。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戈。故孟子

言仁戒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下同　○沼。池也。所以畜魚。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節指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鶴。戶角反。於。音烏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也。經。量度也。灵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囿。園中有沼也。麀。牝鹿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以民力為臺沼。而民歡樂之。所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与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楽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楽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謙言寡徳之人也。河内。河東。皆魏地。凶歳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歩而後止。或五十歩而後止。以五十歩笑百歩。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歩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声。填音田。鼓音也。矢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国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尽心焉耳。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尽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況有與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万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不違時。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桑杞掊擷。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无者。今皆有以貨之。則人无所恨矣。三代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声。畜。許六反。數。去声。王。去声。下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去声。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故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及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牲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无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学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庠序皆学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与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礼義。而飽煖无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食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彼驗反。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与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發特以民不加多餓罪於歲凶。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及者之殺人也。不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時。可謂寶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正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政。音暴。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孟子又以庖廐野言貴賤而互言之。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声。惡，平声。○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声。○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声。喪，去声。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
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
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
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悅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
者無敵。蓋古語也。○孟子見梁襄王。襄王。名赫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
於報怨。孟子可以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
可以伐之。蓋
意。
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
聲。卒。七沒反。惡。乎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
氣。方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
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
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耆也熟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舒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藁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夫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姓。宣。謚。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釁。音衅。鐘。平聲。舍。去聲。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罅郤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声。○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募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木反。度。待洛反。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新。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與新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烏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声爲長之爲去声長上声折之舌反○形狀也挾負腋持物也超踰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去聲○下同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妻子反不如人。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權然後知輕重。

之度。待洛反○權。拘鍾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戮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重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

曰。王之所大欲。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蓋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朝。音
潮。愬。音肅。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侈。昌氏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産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産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洛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開告精切如此而敝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並暴齊臣也。應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音洛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　平聲。樂樂。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籥。管。籥。皆樂器也。疾。頭痛也。蹙。聚也。頞。頞也。舉。皆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旗之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篇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此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能與百姓同樂。則王矣。皆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佚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皆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養育鳥獸之地。以爲田獵之處。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驅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宜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方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声。○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野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火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赦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戈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戈之怒不可无。知此。則可以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声。○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豫為諸侯度（守。節救反。省。悉并反。）

○述。陳也。省。視也。豫。樂也。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敛。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所守之土也。述所職。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死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晡。古縣反。○晡。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晡。側目貌。胥。相也。諺。謗也。憑。怨怒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若流。如水之流。无窮極也。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晡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国。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声。○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声）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獎。惟在君所行耳）

惟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声。）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其君者。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也。王問當毀之乎。自止乎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朝。故欲毀之。蓋以泰山明堂。周公居之。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井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一也。樂。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寡。音顧。○跛。周之膽工可反。煢。音瓊。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掌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猪水梁。謂魚梁。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託。戢。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死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篇。積。露積也。皆所以盛餱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愛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百分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之本號後乃追
人之難也率循也姜女大王之妃也漆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漆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
无怨曠者是大王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
人臣者論事格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
公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之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无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声。○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與。平声。○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者踰戚。非禮之常。故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国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否之事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殘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義者。賴天之言。裁制。錯亂。傷敗。尋倫。故謂之殘。一夫。獨夫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勃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匠人。衆工之長。匠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言今有璞王於此。雖萬鎰必使匠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二十兩也。王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狥私欲而不任賢。是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從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以君臣相遇。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国於其相子之。而国大乱。齊因王噲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声。下同○以伐燕爲宜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是以燕民悅之。而又何加焉。人惜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惜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徯。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喪。動也。後。作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并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歸天下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其

累。力追反。○按。救也。係累。執系縛也。重。龍。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語治民則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鬨。胡弄反。勝。平声。長。上声。下同。○鬨。鬪声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疾視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過也。君無過及有司也。尤。君不仁而求富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斯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不能及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間於齊楚事齊乎。間。去聲○滕。國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寓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
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声。○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身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俟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爲不可徼幸於當爲。不可懈弛於其所難必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庶。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狄人侵奪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莫甚焉。故不與之爭。而去之。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不可舍去。此能專。但當致死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繼之正也。至其甚惓。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薄之過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声沮。慈呂反。呂。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壞也。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終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姓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晏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已。不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曾子之孫。曾元之子。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蹙。子六反。朏。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下同。與。平声。○下同。曾西。姓人。隱名。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朏。怒色也。曾子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屑者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仰管仲之德。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声。○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与。平声。○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声。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声。下同。与。平声。○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礼作楽。以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
猶。与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
中間大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相之相。去声。猶方之也。自武丁至紂凡九
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茲。○鎡基。舊臺
也。時。謂耕耨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与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
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
聲相聞。自国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王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
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不有所恐怕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敢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敬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撓之於市朝。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肌膚被刺而撓。目。目睛也。逃。目波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刺而轉睛。逃。避也。撓。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无可畏憚之諸侯也。黝。盖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声。下同。○孟。姓。施。発語声。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无勇而畏三軍矣。舍以无懼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音扶。○黝。務永反。舊音烏猥反。非。北宮。黝人。舍專守己。子夏。衛人。曾子求諸己。故二子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声。勇也。縮。直也。櫓弓曰。搦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魯勇士。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與

子之与曾子子反。魚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声。勇也。縮。直也。櫓弓曰。搦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魯勇士。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音夫。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无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无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知言者。尽心知其故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告子之言。死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其是非得失之理。天下之事无所疑。義氣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

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後言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告子之學。外此心所以異於吾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外此而不動心。殆亦冥然无覺。悍然不顧其所以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

有以明夫道義而配夫道義。則有以當大任而不動心。告子之學。外此正相反。其不動心也。

其為氣也。

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无所疑憚。若无此氣。則其一時所為。或未必不出於道義。

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无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躰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无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躰不虧。而充塞无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敝。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无虧欠時。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甚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无所疑憚。若无此氣。則其一時所為。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躰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帥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躰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翟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与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

長。乃集戈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疲倦也。舍之而歸。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卷而已。揠之則反以害之。无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无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戈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後放。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窮。困極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而无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无病。苟為不然。則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失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无疑於天下之理。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戈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无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辯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辯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声。○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

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教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学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声。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学不厭者。智之所以及物也。教不倦者。仁之所以深厚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体而微。謂有其全体。但未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声。○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自処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憲。居。聞文王之德而飯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飯。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說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与。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鳥。好。去聲。○汙下也。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不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於走。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天下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從而知之。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

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之後差等百世之王。孔有能追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獸之長。鳳凰。羽獸之長。垤。大結反。潦。雨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

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借也。以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无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誠。實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応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无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

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作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使之在位。則足以行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舉其事。能有才者。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雖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以取管叔之罪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稱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賛之。）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不但惡之而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

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祚作逭。逭。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逆知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鄭氏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五家之布。民无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国時一切取之。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夫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奕與夺同。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而政事之間惟聖人全躰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音忙。

點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羞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无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
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不能者。自謂不能者。勉欲敷之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然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亦吾度內。元難保者。不能充之。則一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躰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予我者。可以无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与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无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死。

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擇不處仁。

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統四者。仁義禮智皆天所与之良貴。而仁者天理自然之安。元人欲陷溺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躰之善。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釈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与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知羞之所在。不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礼羞者。仁該全躰。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冗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医。寧滅其身而死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上声。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与子路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死所繫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与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測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沢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与。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无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交不交。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恵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惡。惡。上去声。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潔也。趙氏曰。屑。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助辞。柳下恵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侯。音逸。裎。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尔為尔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環。圍也。言四面攻之。雖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反。下同。○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大有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訴疾以召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孚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声。○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実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声。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歎之小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礼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駕。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与此礼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与平声。慊。

口箪反。長。上声○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非必有恨而後然。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爻而曾子皆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從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学。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声○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学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之倚。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蔡孟子弟子）

（鎰金名。好金也。其價重倍於常者。一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去聲○特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為兵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也）

偪。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偪去聲○偪迫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為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无逸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聲上去）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戟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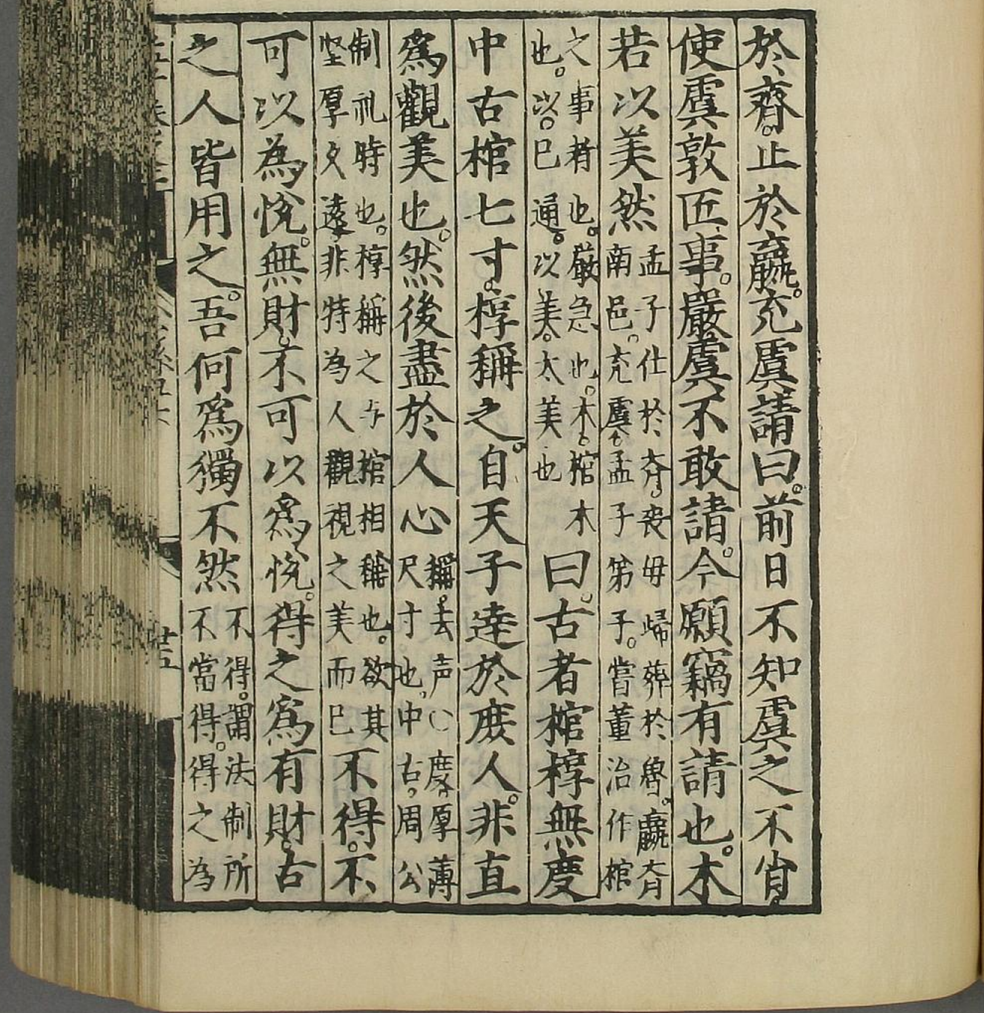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戰。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匹夫有罪也（為去声。死与之平声。○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芻草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去声○為都治邑也。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卒不得為善国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孟子謂蚔鼃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音遲。鼃音蛙。為去声。与平声○蚔大夫也。鼃齊大夫也。似有理。可以言。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不中者）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声○謀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裕貌。
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
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摄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敦。急也。木。棺木也。以美。太美也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慶。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礼時也。椁。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賤於人心獨無恔乎 此。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為比。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不快然无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礼。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去之。去聲。下伐字。殺。去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燕君。私以与人。則与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十。即従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使師則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

誤○勘氏曰。燕周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育王深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是啼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王曰。惡。是何言也。

○燕人畔。王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霍叔監其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摂政。管叔与弟蔡叔霍

見而辭之。惡。皆平声○陳賈。育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

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与平声○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処管叔。不如舜之処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欲殺舜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不測。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无不逆探其兄之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尽。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

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无猶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賢不能勉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我不可勝用矣而陳賈劉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君記憲散出而无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

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国之中也方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

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戈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題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前日為卿。嘗辭十万之祿。今乃受此万鍾之饋。是我自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戈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識其既不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之類。而又欲求得於彼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无以異此矣。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釈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張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処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国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夫声。下同。○隱。憑也。客

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客不悦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斉。側皆反。戚越宿也。繆公尊礼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老不荀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上声○長者。孟子自稱也。言斉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

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意。而先絶我也。我之留而不応。豈為先絶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悦。語去声○尹士。斉人也。濡滯。猶言淹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斉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声。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

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哀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湯氏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皆以齊王天資朴実。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詭為大言以欺人。是人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焉。悻。形項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則民憯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責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実孔子之言。蓋孟子嘗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則孟子所以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舍。上声。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豫。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見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蓋若有不豫然者。而実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并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休。地名）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仕。事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未欲變故也。

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絶之命也。国既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師旅）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受祿。礼也。不受齊祿。礼也。不受齊祿。礼也。孔氏曰。仕而既被兵。雖請去也）○公孫丑曰。仕而端裁之。不亦說乎。（公孫丑欲以一）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五章

朱熹集註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无以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无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下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无疑而復來求見孟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悉兄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字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无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瘳敕鳩反○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亂言滕國褊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字也。事。謂喪禮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但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蓋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欤。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衰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礼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与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歎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魚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酋俗所傳礼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礼之甚

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後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去声後皆不我足之言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墨色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君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礼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礼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陵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開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盍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又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无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礼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乘。詩。豳凡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地。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网。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儉則能以礼接下。制。則能取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与其取之之制也。夫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貢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收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計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蓋又捨於十一。實。窮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礼反。從目從号。或音普莧反者非。戾。去声。惡。平声。○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狠戾。猶言多也。糞。雍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維。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无制耳。蓋世祿者。授之以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与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
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
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无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並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爲王
者師。則並不有天下。而其沢亦足以及天下

矣。壟賢至公无我之心。於此可見。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
王之篇。言周並后稷以來。首爲諸侯。其受天
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年之辭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无定分。而豪強得以蔑并。故井地有不均。賦无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声。○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之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謂通力而作。計畝而收。不別為公田。但計畝收其一以為公賦耳。國。郊門之內。鄉遂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其近市。交易有無。可以通融。不必計畝而收。故但使自為貢賦。而不行助法也。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是餘夫也。年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徙。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声。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勢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分也。所以別君子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詳於治野者。国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亦不可後。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沢。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厳然有意。講求法制。察於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経界始。貧富不均。教養无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辞。然茲法之行。況之者疑。苟如之有術。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後。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縦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与学者践古之法。買田一方。畝為数。井。上声。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経界。分宅。里。立飲法。廣儲蓄。庾。與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享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礼経界兩章。見孟子之学識。真大者。是以当当礼法廃壊之後。制度鹵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前而為後。不胥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声。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為。未。弗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有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和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捆。苦本反。程子曰。

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稗述上古之事。非其本指。猶陰陽醫方稗述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耒耜。所以耕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而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下同。易。去聲。下同。爨。七亂反。甑。子孕反。釜。甑。炊器也。鐵。耕屬也。此語入所以養。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陶冶亦次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音赦。○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陶冶。為釜甑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无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无小人則飢。小人无君子則亂。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薛子礼反。瀹漯。菹也。生民之害後矣。聖人迭興。浙次除治。至此尚未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麥菽也。登。成熟也。鳥獸。禽獸也。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治水之功。既。通也。分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也。九河。曰徒駭。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瀹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九河。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

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但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背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耳。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脊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寃也。德。循惠也。堯言劳者劳之。逸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声。○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惠而已。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而難。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夫。去声。○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与。猶曰不相関。言不以他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学許行也。）倍。友。諸友。礼覚之數也。変夷。変化蛮夷之人也。蛮夷。陳良生於楚。在中国之南。故比之也。豪傑。才徳出衆之稱。言陳良用夏変夷。学於中国也。先。過也。豪傑。才徳出衆之稱。言陳良用夏変夷。陳相倍。陳良生也。楚。陳良楚也。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他日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佳。平声。強。上声。暴。薄木反。皜。音昊。○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无服也。）撰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禮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礼也。江。江淡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辞也。

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鴂。古役反。鴃。伯勞也。恐声之鳥。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牙伐木之詩云。嚶嚶鳥鳴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国名。近楚者也。懲。艾也。被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不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声。○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万。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不齊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皆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子。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尤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誥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音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无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釈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辞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与鄰之子本有差等。
昏之取譬本為小民无知而犯法。如赤子无
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
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
則是視其父母本无異於路人。但其施之
厚。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
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蘆裡
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礼反。睨。
反○因夷子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力追反。壑。呼各反。
音請。為。去声。蓁。力追反。狸。力知反。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
義。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嘬。攢共食之貌。泚。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
視也。顙。額也。泚然汗出之貌。蓋歸反蘆裡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
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
推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或有不忍之心。而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蓁。土
龍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其哀痛迫切之心。出於性命之正。而不
容已者。蓋有不待學而能。不及慮而知者。此葬埋之礼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固當然。而
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實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悵然自失之貌。
為間。如字○悵然。茫然自失之貌。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場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声。○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奚。去声。○虞。掌山泽之官也。招。以物召人。守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穷。常念死无棺椁。勇士。捐生。常念戰闘而死。丧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皆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平声。○此以下正其所称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虽枉多伸必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声。強。上声。女音汝。為去声。舍上声。○趙簡子執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之御也。彼之再乘也。強而後可。嬖奚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与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牙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君今之世。出処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在春秋戰国之時。而不枉其去就。是以孔孟。汲汲行而死也。使不行。而不枉其去就。必以正。必至終不得不卻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獨行。行其所得於己也。淫。湯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役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音贄。下同。○周霄。魏人。弔。恤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適。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礼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无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 周霽 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声。舍。上声。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声。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声。○晉国鮮児首篇。仕国。謂君子游宦之国。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重繫匏不食。以礼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声。乘。從。皆去声。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无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言无所貿易而積於无用也。梓人。匠人。水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与。平声。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无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无事而食者。其尊稱匹夫匹婦之賤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声。○万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戒滕伐薛。敗齊楚。親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声。粢。音咨。要。平声。餉。式亮反。○葛。国名。伯。爵也。放縱无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共民。葛民也。按。与之詰也。仇。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声。○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国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闕脅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脅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与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備言克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者皆見休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泰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伐之殘虐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実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為国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国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齊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
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与。平声。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
齊。齊都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孤。无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於其国者也。此不謂未仕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声。内。

與。納同○段于本。魏文侯時人。泄邦。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過。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烏路反。無禮。畏人以己為无礼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欲見孔子。欲見之意。見。賢遍反。瞰。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意也。欲來拜而見之也。先。悉薦反。瞰。音勘。○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先來加礼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虛業反。脅肩。聳肩也。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灰暍之人而強与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曾子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詳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也。○此章言聖人礼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也。畦。音携。暍。於歇反。赧。奴版反。

睹。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切而不潤。不及者。倫於汚賤而亦恥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声。○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関市。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戈理之不可而不欲速改。与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好。去声下同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声○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水也。此一治也。警。戒也。洚洞無涯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瀦水生草著也。地中曰菹。沮洳濕也。消。除也。險。阻。難也。此一治也。謂水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殃。大康。孔甲。獲麥。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生也。汙。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声。奄。平声。○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衰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享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无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戕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万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音光去聲。莩。音孚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及知有致身之義。故无君。墨子愛无差等。而視其至親无異衆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无父无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又如字。○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綱也。孟子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頓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乱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乱也。吾爲此懼。閑先

臣賊子懼抑止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声。○詖。陂。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不足以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孰能真知其所以深惧而力救之哉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盖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嫉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有人。爰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蝎螬。虫也。匍匐。言死力不能

行也。明。
呑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声。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
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
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
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
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所
盜跖之所築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与平
声○槁壤。乾
亦盜跖之所樹與。抑
土也。黃泉。涔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无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

或有非義。則是未
飲如蚓之廉也
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壙○辟。續也。紞。練麻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
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
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
日其母殺是鶂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
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闔。辟。音避。音齊。頻。
子六反。惡。平声。鶂。與鴳同。頻。与蹙同。
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盖。其入万遠他。飯。自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仁政者。法度之所從出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於陵矣。已。歸也。已。歸。戰聲也。類顧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既未必伯夷之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猶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无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充其類也。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不義而不食不居。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猶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无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充其類也。若仲子者。○范氏曰。天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无親戚君臣上下。是无人倫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无親戚君臣上下。是无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牛食蔬素崇廟以麪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法無其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雖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愆所過者以其循用苗典故也聖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

以仁心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下也而能擴而充之以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刑法也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礼下姦學賊民興喪姦日矣辟与闢同喪去声○上不知礼則姦以教民下不知学則場与

泄々蹴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抑之篇泄々猶頰頰羣貌之意泄々猶緩慢從之貌言天欲頰覆周室羣臣急救正之得泄々猶泄々之意○沓々即泄々之意盖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礼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々也非譏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議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躰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兼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
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故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益不容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兼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上章而推言之。大学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孥。戮也。祝奇桓公曰。願主君毋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声○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与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蓋与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与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每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九此類。学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奚敵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礼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奚敵於天下也。天可為衆猶所謂难為兄难為弟云尔

今也欲奚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定欲奚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与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改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綏。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益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其心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以與之。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毫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猶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与紂也。為去声敺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与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在彼而所恨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弗王。不可得已。

好。為去声。王。去声。○艾。草名。所以灸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艾之艾。固难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乱亡而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礼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礼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与之言。必不見信也。自賊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与之有為。必不能勉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路也仁宅也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益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尔迹古字通用易去声長上声○親長在人為甚迹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君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友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以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子思者。而大学亦与大学相表裏。学者宜潜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声○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専征伐。故称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発政。必先鰥寡孤独。庶人之老。皆在東隣。故伯夷太公来就其養。非来仕也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父。言歯徳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与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学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国而言也。大国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徳。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声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喻罪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昧不明之貌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已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 与。平声。援。音爰。○淳于。姓。髡。名。斉之辯
士。援。与也。受。取也。古礼。男女不親授。爰
以遠別也。援。而往求以取中者也。權。称錘也。称物輕重
而得中。是乃礼也 曰。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往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是欲使
守道。所以濟時。往道狗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矣。父教我以正道。而夫子又傷其父也 夫子教我以正道。則是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
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
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爭。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爭。則不爭之而已矣 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

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躰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晳。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躰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躰。程子曰。子之養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身所能為者。皆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之子也。養。去声。後扶又反）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物之所取正也。晉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与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皈於正。而已而物正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

程子曰。天下之治乱。繫乎人君之仁与不仁耳。心之非者。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孟子曰。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孟子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而更之。後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心存焉。則事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雖有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所不正。而欲之者。亦莫之能格其君心之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言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必皆実。脩己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遇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声○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各所憚於前則各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学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与。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声○王勉曰。学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応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況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声○昔者前日也舍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与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曰克有罪（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樂正子也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飾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啜昌悦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礼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其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其於舜之為去声○舜告焉則不得娶而後矣告者礼也不告者權也猶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躬行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天下之罪人也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実事親是也義之実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実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各所勉強。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節文。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知之深而樂之至也。○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文自生。樂斯二者。則之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

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悅而已。順則有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无人所難也。為人。孟子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是而底豫焉。瞽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親。謂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則天下之為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舜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益不是底豫之。盡為父母。勺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是處耳有不改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九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前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度不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瑋。溱洧。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今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譬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司隸掌帥其屬而辟除其道路是也言能乎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為之辟之使人行之使之避已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日亦不足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如故孟子以此告之以此手足譬臣可謂邈然無敬矣焉於虔反○芥音介寇去聲讎音酬○如犬馬之至也如犬馬則其於君臣之義薄矣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恩之至而已矣○斬艾之艾音刈報之而已矣其賤可知○芥草芥也輕賤之甚也○為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服者為之制服以報之也○去君而未絕者有哀三月之服○為君之道去而未絕者服有衰三月之服○為君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礼為問○王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彊之先於其所徃。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礼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徃。防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禄。望君之速歸也。此猶望其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徃。

窮也。窮之於所徃。孟子之國。如晉鋼曰。孟子齊王之臣。而其言有迹。不若

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所徃。孟子之國。如晉鋼曰。孟子齊王之臣。而其言有迹。不若

極。窮也。窮之於所徃。孟子之國。如晉鋼曰。孟子齊王之臣。而其言有迹。不若

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定公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無以不豫。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無以不豫。

先之。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主言君子當急於正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能。其相去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盈所不為。安能有所為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抑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幸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尔○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万變。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心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方處也。資。猶藉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自得於己也。（熟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用之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義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者也。以善養人者。未之有也（王。去声。○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功之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闕文焉）○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々。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舍。放。皆上声○原泉。有原本之水也。混々。湧出之貌也。盈。滿也。科。坎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言常出不舍晝夜。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有実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実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各反。聞。去声○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実行而暴得盛誉。不能長久也。声聞。名誉也。情。実也。恥者。恥其無実而誉不継也。徐子之為人。必有蹺等于誉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所急者。自徐子之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謂也。夫子當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獣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蠢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実在於禽獣之中。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戦兢自持。全其所受之正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尽其理之至也。人倫不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而後勉強行之。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

背去声○戰國策曰。伐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伐狄而絕其國者。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旨美也。甘方。惟中執。謂守而不失。甘過不及。

而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之名。方。猶類也。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

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四條之事。文武也。文武事。上舉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非謂武王不能執中。亦非也。聖人一事而言。非謂各舉其盛。亦

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桑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濤。杌。音兀。乘。羌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號。取名之惡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記事之惡也。春秋者。記事。必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以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謂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兼上章歷叙聖人之事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沢猶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揚氏曰四世而緦服。緦。息兹反。緦。小功之布也。五世祖兔。殺同姓也。六世親盡遺沢寖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之生。去聖人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沢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

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語辭也惡平聲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人也

庾公之斯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亦衛人也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学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鏃。発乗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尹
之夫。並音扶。去。上声。乗。去声。○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
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
故也。扣輪出鏃。令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称也。乗矢。四矢
也。孟子言使尹公他而教之。則必来逢蒙之讎。然夷尹之賊。蒙乃
之也。乃以射也。発。射也。金。鏃。
逆。億。庾斯。雖全。私恩。亦廃公義。其事皆○孟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
人。蒙。蒙被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悪其臭也。雖有悪人。斉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斉。側皆反。○悪人。醜貌者也。
而。如字。○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自新也。
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
若所謂天下之勢也。言事物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
発見之已然。則必有所以然之理。雖若各形而難知。然其
性者。但言其故。而易見。故天下之言天者。
必有験於人也。然其自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
之勢。如人之為悪。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善。水之就下。則必有所謂故者。又必求其自
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悪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声○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礼。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礼。凡有爵者之喪礼。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与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与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礼。故不与右師言也)

○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言以是仁礼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礼者敬人。此仁礼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礼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礼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声下同○横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尽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尽其心也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与猶同。下放此○忠者

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声○奚擇。何異也。又何難之有。難焉。詰不足也。又与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礼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終身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鬬者。急也。以喻禹稷卿辭有關）

而救之可也（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鬬者。急也。以喻禹稷卿辭有關）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處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善）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吾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危。戾也）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厲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而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子母之厲。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之。配。子有子如之）

公孫丑曰。伯夷非之。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夫章子曰。子非我師也。孰敢不敬。夫子之不屑之教誨也。亦宜矣（浼。謀罪反。屑。先結反。教誨。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子母之厲。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之。配。子有子如之）

孟子卷之四　離婁下　七一

有與焉与去声○武城魯邑名。盖。何不也。左
夫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
效之。洽猶行。穆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劒者作乱。來攻沈猶氏。曾子率
其弟子去之。不与与其難。言賓師不与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盖去諸子思
曰如伋去。君誰与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
事不同者所以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所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繫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窺也。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
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与飲食
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与飲食者盡富貴也而
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与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々從
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煩施々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
訕胥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鮮
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何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終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朱熹集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声。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声。○長。上声。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辞。言呼父母而泣也。恝。无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与之也。如窮人之无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声。○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国策所謂幼艾。義与此
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
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国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讐怨也。舜父頑母
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声○以女
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玆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憂象喜亦
弢都礼反忸女六反怩音尼。
平声○忸怩慙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掩其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謀盖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非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弛也弓也象放以舜之牛羊倉廩与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正在牀彈琴蓋既出即偕帰其宮也鼓陶恐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来見尔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来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象将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万章所言其有死不可知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
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
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于平声。下放音效。又音教。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困而未飼之良。洋洋。自得而遠去也。方。
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
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无。象以
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无。象以
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
其偽。故実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
人倫之変。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万
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実封之。
而或者謂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極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
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富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徙也。
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三苗。国名。負固不服。
名。二人比周。相与為黨。三危。山名。方命圮族。治
殺。殺其君也。極。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
水无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

地也。未知是否。万章疑舜不當封象。使放有庫之民无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虽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国。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若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吳氏曰。言聖人一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救恩害於義。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古語也。蹙。蹙。不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在時舜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八年而堯死也。徂。往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柴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也。率。循也。此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遍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矜立之八遺。脫也。言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文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无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天下養。爲天子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甲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瞽瞍既爲舜之父。則當享天下之尊養。此舜之所以爲大孝。而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純反。○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蒲卜反下同○暴顯也下能薦人於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与事而示之以与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声潮去声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郎

豫州也。訟獄。謂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子。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无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仲尼之德雖无愧於舜禹而无天子薦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無不及

繼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毫桐三王墓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典刑也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蕘也蓋鄗地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湯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以割烹要湯以王道湯既沒歷外丙仲壬至太甲而伊尹放之桐使得以修其德太甲既反而伊尹授之政周公輔成王而不敢以為己有使之反政而北面事之其用心如此宜其德之無愧於古人也

之不有天下。猶盜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後以不言周公所以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壇。○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孟子而已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声。下同。○要。求也。按史記。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国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駟。四匹也。千駟。言其多。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音戛。○介。草芥之芥。同。言華。国名。樂。堯舜之道。有諸其身。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五交反。囂。囂然。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憮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先知後覺。如呼寤者而使之寤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乃天生此民中。不得民道而先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當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友徵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反者時之不同。其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未聞以割烹要湯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実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代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无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声○主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顔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顔浊鄒字又音讎○知音智○瘠音隻以戈雖進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声○不悦。不樂居其国也。桓司馬宋大
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
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脊人饋女樂
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魋欲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
孔子当阨難。猶擇所主。況在齊衛
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与侍人瘠
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
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与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
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
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音嗜

鬻。好。去声。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
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
食牛。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地名。出良馬。乘。去声。四匹也。垂
璧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実
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
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
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七十矣。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无所踪迹。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无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註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与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弁。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无知覺蔑者有分蔑偽。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彔弱也。餘並見前篇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与音預。何事非君言所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无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
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浼。汚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淅。米汁也。先歷反。○接。徐承也。淅。漬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喘。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之意久矣。不及汝也。擧此一
不至。則得以微罪故不說冕而行。非
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无所雜者清之極。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也。无所異者也。）

非聖人之清。勉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思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至。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百工之一。終。而為一音。自為一終。不若鳴磬。一音。則其一音。自為一終。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其衆未作而先擊。鏞以宣之。其聲。徹。其所就。園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之。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无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金聲而玉振之。淮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明聖知二字之義。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尚金。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拙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厭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二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錡。姓。北宮。複。錡。名。衛人。班。列也）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班。序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簒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王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請之。附庸若春秋鄭伐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比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地。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万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而收其租。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国君田二万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国君田一万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食音嗣○穫得也一夫一婦佃田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也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与周礼王制不同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其詳今之礼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由於足傳會奈何欲尽信而句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依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恃之稱有而恃之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非惟百乘之家則友焉獻子之所賤矣非惟小國之君亦有之賁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賁音秘般音班○惠公名賁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不敢不飽蓋亦有不云不坐不食而不敢不飽者矣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疏。疑剛文之。唐言入公乃食。粝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孔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堯以女妻舜。故謂之舅。貳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舜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補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礼幣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弗言之未詳。方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

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猲。止也。止人而殺之曰猲。奪其貨也。国門之外。元人之兎也。万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可受之乎。康誥作猲。元凡民二字。康誥。周書篇名。猲。越也。今書殺人而顛越者也。如何其不待教戒而嘗即誅者也。殷受夏周。或刪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不可考。姑闕之可也。然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猲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下　十三

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知合義與不。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以為不恭也。故辭之。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猲人於國門之外。而殺之。以其貨與己。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

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按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則其與獵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獵人於國門之外與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方推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焉。其類至於非義之至而極言之焉。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直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獵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乎。猶按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按奪禽獸以祭。孔子不當。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按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淹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之。奚猶按也。萬章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之珍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猶按者將久而自亡矣。未知是

不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猶不輕去魯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衛侯名。按史記皆先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亭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戒。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恩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食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是貧仕。嘉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

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良反。乘。去聲。茁。阻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委積之吏而職易耕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則舍於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非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不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舉也脤肉也卒末也摽麾也致以君命來餽悅而於其末後彼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礼故不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礼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死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不拜之勞也僕僕煩褻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声○畎養畎畝舉悅賢之至也惟堯為能）○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贄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礼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賢也曰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去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去声召与之与平声○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釈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鞸田佩之冠也彔見春

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賤人。未仕之民。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旄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賤人。賤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以不賢也。以士之招招賤人。則不敢往。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辰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与。平声。○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

言已之善士。孟子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名爵欲也

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猶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国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与君有親親之恩。无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以大過而不聽已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乃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

告子章句上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戚。音搖。与。平声。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戈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漩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之。故順之而後為惡。非本然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不為惡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論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与。平声。下同。○白之謂白。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乙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与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益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气也。性。形而上之理也。生者。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則知覺運動。人与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礼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益不同而為理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知覺運動之謂性。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義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与且謂長者義乎与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行。李氏曰或有脫文焉。愚按白馬白人之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戈也。戈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戈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戈在外。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人所敬之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彼叔父乎。彼弟乎。彼將曰敬叔父乎。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声○弟為之。然）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斯須之敬。在尸位。綳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李子（在尸位。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旨。灸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皆反覆譬喻以曉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声○此即滿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商王元子。疑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晉孫微子為此或有誤字）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悪去聲蓰音徙上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悪相去之遠由不自不思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礼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也故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悪相去之遠由不自不思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礼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公都子所問之人之善可見而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亮無弊至於氣稟於人一也才稟於氣々有清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泲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質清泲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尒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摩田器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簣草器也○簣音匱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賈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与人殊。若大馬之与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与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声。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也。耳之於声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芻。士俱反。豢。火慣反。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躰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皆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之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躰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国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気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濯濯而盜草木也。光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与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悪。並去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与物接之時。清明之気。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梏。械也。反覆。猶言反掌。轉也。言人之良心。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気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入心。

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夫。其出入每定時。亦每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苟者。苟且之時。則此心常存。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亦豈有出入。亦以操而已。○愚聞程子之道。敬以直內而已。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而非仁義矣。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孝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體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而我退則諛雜進之日多。是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与之俱学弗若
之矣。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声。若与之与。平声。○奕。圍棋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悠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国家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声。○魚。今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声。下同。○釈所以舍生取戈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各秉秉桑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礼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桑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皆有之但衆人泪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去聲○羹平声○萬鍾則不辨礼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之）嘑爾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呼故反蹴踐也乞人路中乞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礼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心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礼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口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者而受。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窮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又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舍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性來必由之道。而不可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孝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孝。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孝向上去。下孝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功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尽其指。孝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与伸同。為去声。○名指也。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握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體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声。○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声。○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已。但養小之人。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躰。心也。小躰。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者而心為大。若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此指本心而言。○本既多作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々堪輿。俯仰其間。渺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尔。徃古來今。孰无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躰從令。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〇天爵考。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〇要。求也。修天爵。則其感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〇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貴於已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能以爵禄与人而使之賤矣。若良貴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雖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既。盡。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〇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〇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与於不仁之甚者也与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亦為有以深於不仁者也助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与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之美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蕢音蹏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之美也五穀者其实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可以仁之難成也○尹氏曰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彀古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張弓滿也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学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学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平

声○任。国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礼重。曰。以礼食則飢而死。不以礼食則得食。必以礼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迎乎。迎。去声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言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楼。揣。初委反○本謂下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礼若端。食色。岑楼。々之上。則寸木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与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礼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礼者。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翅。施智反○翅。但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古与通用。施智反○礼食。親迎。礼之輕者也。古与通用。施智反○翅。但也。饑而死以城其件。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搂其處子。則得妻。不搂則不得妻。則將搂之乎。紾。音軫。搂。音婁○紾。戾也。搂。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之相較。則礼為尤重也○此章言关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曹交以漸之一視於理當然而已矣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声。長上声。先去声。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倫之至。吉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徐之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堯之服。之行之行並去声○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茂叔之時。禮良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而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之事親敬長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各不可勝窮。則性分之間。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不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敢諭之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嬖妾。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固。謂執滯不通也。叟。長老之稱。○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關。亦反。夫。音扶。○

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矽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矽亦不孝也

矽音兀○矽水激石也不可矽言兀○徼激之而遏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而分喘息呼吸气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未足為愆也○慕言舜猶然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之證於是以小弁之怨為親而疏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趙氏曰宋牼賢者欲謂之先生年長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

矽○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曰有宋銒者榮攻窮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銒即此人也曰軻

孟子卷之二　十一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子曰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幣交則不必報之但以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而已）○他日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去聲相去聲下同○言儲子但為齊守君位故輕之耶）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晉。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礼也。物。幣也。言雖享而礼意不及。其幣即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釈各意如此

盧子悦或問之。曰。屋盧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国。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礼意已備。儲子為不來見。則疑以幣交而礼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実者為人也。後名実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実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実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猶善其身者也。名実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済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悪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恵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悪。趨。並去声。○仁者。各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欲也。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而伊尹卽有伐桀之心。以取天下為心哉。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
無益於国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髠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与与平声○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処於淇而河西善謳。緜
駒処於高唐而斉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変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声○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斉人善歌。高唐。斉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斉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国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斉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
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礼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税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声○按史記。孔子為魯
司寇摂行相事。斉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楽遺
魯君。季桓子与魯君往観之。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
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斉女楽。郊
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礼。則亦未為深
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国。不欲顯其君

捐之失。又不欲為奄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
去而以賄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哉。○尹氏曰。然則孟子之所為。豈
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
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
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与闢同。治。去声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掊克。聚斂也。讓。責
置之也。討者。出命
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帥諸侯以伐之也。移之者。詠其人而
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敏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々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昏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々。客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無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言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無遏糴。隣國不得專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国邑而不告天子也

世禄而不世官。恐其未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官事無攝。言不可兼攝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無遏糴。隣國不得專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国邑而不告天子也

雍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国也。無遏糴。隣国不得專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国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逢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春秋之義。君之惡。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有大於五霸者。亦未有之。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避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功。何其謬○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出事長上也）用之。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嚮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欲食。思嗜欲。與童僕同。苦。與粢同。粢。盛也。觀時豪人粢盛。我取。我與。人取。我與。以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自知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之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之。饔。飧。熟食。饔。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之礼。是夫人倫。無百官有司是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国。況無君子乎（因其辞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税。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国）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国為壑（壑水受処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声。○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与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声。○亮。信也。与諒同。惡乎。安辞也。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声。下同）公孫丑問曰。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国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々之声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吾固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声○訑々。自足其智。不諒乡閭之士遠。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与公遊於園。公愀然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海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商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国。孫叔敖隱処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躰膚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与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声而後喻衡与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舍起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發於人之声。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拂士。輔弼之士也。法家。拂士。與同○此言国亦然也。法家。度之世臣

因窮捕蓊。能堅人之志。而熟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絜也。不以其人為絜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能感此。而自脩。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動或揚。或予或不予。各因其才而

孟子卷之六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所蔽而無以盡之。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之。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由氣化有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則亦無以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無以為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非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其正。人物之致而在我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身而所備之理皆如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私意之間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躬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習矣而不察其所以然終身由之而不識其所以然

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變詐之巧者為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恥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恥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蔽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求利二者。欲若相賊。蓋不各尽其道而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去聲。○宋。姓。何。践名。遊。之訟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良。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足。而不慕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之實也。窮則於行事之。則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卷之七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能感發以有為也自○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之也道殺民謂本欲佚民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傷民之欲而民不怨佚道使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傷民之欲而民不怨其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曹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因民之所為而輔之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鮮不化如時雨之耕歷山而田者遍畔陶河濱而陶人盡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慮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斟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七道之所以為大。而学者所當尽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称道者也。此左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教。謂道之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不匱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雖一人之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之私。然達之天下。皆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声○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盖聖人之心至虚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礼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病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而常有疾疢者也。孽子。妾子。而不得於君親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養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尽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有一国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国之士矣。然猶有意也。並意並必。惟其所在而物並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樂。音洛。王。与。皆去声。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學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廣民衆。沃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大行。奉一夫不被其澤之謂。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實。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益不
積之盛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
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
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為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
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　夫。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
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易。去聲。斂。皆去聲。○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富足。民無常產。則益礼義生於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所見益大。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躰。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末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与蹠之分。無他。利与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与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善者。又学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声○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称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声○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称錘

也。所以称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箇中字。則中央為中。一国則堂非中。中而周之中為中。權也。識得則事々物々皆中矣。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声○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為我一毛不拔。此章言道過與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与墨子無異。頻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与楊氏異。子莫執中。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猶執有蔀而不知変。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偏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貪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貪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既齊不忘初惡原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譬也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義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躰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之也蓋歎世人漠覺其偽者亦通苟說久假不歸一也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伊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于不順。伊。於也。順。理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素餐。空食祿。謂之素餐。此引詩。而反之。以明君子之不耕而食。非素餐也。

之同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猶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声。○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与

之齊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
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戔
而与之齊国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奔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桃應問曰舜
信其大而遂以為賢戔
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
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
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此問以観聖賢用心之所
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
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与与
平

声○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声○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蹝音徙訢与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如可以解憂与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
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学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処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躰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夫音扶与平声○范氏曰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而其氣躰有異也故孟子曰張鄒皆云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

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声○垤沢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証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奉也詩曰我篚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実君子不可虚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実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践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其理故無以践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不能尽其理然後可以践形盖衆人有是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後称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也践言之践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盡人道而能充其形也盖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与万物不同既為人形而不能尽人理然後称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物物有則。形形色色。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也。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識。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輕重。示之至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与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達財如孔子之於冉閔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万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也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茲○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廃繩墨羿

不為拙射変其彀率為去声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能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弓曰發發矢也躍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如踊躍而出以学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躍而見於前矣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学者當自勉有定法教有成法毋不可扰也○此章言道有定準教有定法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　以道殉人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声。○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学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労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声。○趙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歎。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退速。○三者之過。其氣易衰。故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廃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獣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一本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理一而分殊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不敬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偏知人之所知偏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而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敗糜爛其血肉也復之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義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晉諸侯戰伐之事。罪無有以為合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戎而許之有但祇中彼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国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戎戰也○孟子曰盡信晉則不如無晉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朴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戎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晉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晉也。武成。周晉篇名。武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晉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宜長不仁之心耳○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声曰陳。交兵曰戰国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声賁。音奔○又以武王之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泰誓文与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迪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聳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罔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可告者。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也。學可以言傳。上堯必由心悟。非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文作媘。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果然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各隨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非常察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王之圃為阱圃中。此以圃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不止於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孟子用於諸侯。必使之行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以事言之不能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国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於得失之小者及不覩其真情之發見矣盖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安之実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有之不仁者危菑亡皆去声見賢遍反○孔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世臣大家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適之也間去声○尹氏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言其無可與為善之心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簞食豆羹見於色簞食豆羹至薄之物見賢遍反○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体膚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声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国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財用不足善教得民心道生之無所乏取之無所盡○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驕其私智可以盗千乘之国而不可以得天下之心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社土神穀神建国則立壇壝以祀之盖国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君之尊又係於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諸使社稷為人所據則當更立賢君。君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嗇乎百世之上。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與。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者。指此而言之辭。○或曰。外国本。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之下有戒也者。宜也。礼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理極分明。○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淅。米汁出。○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尼。与尼同。君

臣皆悉無所与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音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殄。絕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能守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大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明也。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句○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僅然之頃也。用力甚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鑄追音堆。鑄。音孔○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礼所謂旋蟲是也。鑄者。鬱木蟲也。言為時鐘在者。鐘紐如欲鑄。蓋用之者多。而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平聲。○奚。何。足。以。兄。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苟說相承如此。而豐氏羞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常飢。孟子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至此又飢。陳臻。孟子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是為焉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々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為。手執曰搏。卒。終。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有王公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礼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礼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謂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稟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之命也。至戈之於君臣也。尽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尽礼之於賓主也。恭智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泲。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以前五者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雖有不得而必欲。然世之人。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尽道而約。而尽矣。○浩生不害問曰。若生。姓。不害名。齐人也。不害曰。善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

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实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幷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曰。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
必及身者矣。尹氏曰。言宝得其宝。宝失其宝者危。○盆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時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而未成。者作。置之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
名。業。屨。織之有次者。蓋館人所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麥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声。夫子。平声。與。如字。殆。疑辭。非
或問之者。乃疑門人之為扶余看非
悟其失。因言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但夫
則受之耳。雖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門。○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气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無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意也。蓋尒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苟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忽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缺。則無往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物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而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之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全於天。奚所污壊。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於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奚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奚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湯武善反其性。動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中行。並去声。○細微曲折奚不中礼。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邪也。為。去声。二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階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所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吉凶禍福。人之性之。

孟子卷之三

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之性之。君子所以俟命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税。藐。貌。音渺。巍巍。尊貴者也。藐。輕忽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異之。志意舒展。言語得尽之也。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猿。楚色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声。○猿。援也。）

一丈也。此皆所不為而所不為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之法則彼之巍巍（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狷有此等氣象。在孔子

於宴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免。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沉溺而不知返者。学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有甚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免。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沉溺而不知返者。学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有甚

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々所同也。名所獨也。諱名○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迫也。此語与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拠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狷有所不為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々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々。大言也。重言古之人。志嘐々。火交反。行去声。○嘐々。

見其動輒称之。不一称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与之。蓋与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気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之士而与之（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者有志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是狷也。是又其次也（狷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郷原乎。郷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郷原矣（郷原。原与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読作愿。故郷里所謂愿人。謂之郷原。）曰非有識者。原与愿也。故郷里所謂愿人。謂之郷原。）曰何以非之。非之無挙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与入堯舜之道。故曰徳之賊也。孔子以其似忠信而非忠信。故以為徳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悪而

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声。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称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悦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称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称。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挙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挙。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悪似而非者。悪莠恐其乱苗也。悪佞恐其乱義也。悪利口恐其乱信也。悪鄭声恐其乱楽也。悪紫恐其乱朱也。悪鄉原恐其乱德也。悪去声。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善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美而非美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也朱正色也鄭聲不正樂人皆以為樂善有似乎中道非也故恐其亂德而實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奚奚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微大而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是非明白○所同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亦曰反經而已矣絕之之術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林氏魯相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去又近然而已益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有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肯深哉

彭惇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顯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益真儒雜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々焉知所之人欲歸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後之後學得不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七終

48-13550

寛文十二壬子年正月吉日

二條通松屋町　武村市兵衛刊行